

## ■ 台灣慈濟人 ■

# 謝景貴

(慈濟基金會宗教室高級專員)：

慈濟在此次援助宏都拉斯救災行動中，與國際救援組織及宏國本土的慈善組織有了很好的互動與學習，對於日後的賑災，不僅有極大的助益，甚至慈濟也開始有能力為其他救援組織提供援助。

宏都拉斯於十月底受到密契颶風侵襲後，幾乎所有聽過的國際救援組織都湧到宏都拉斯來提供援助了，由此可想見，宏國受災的嚴重與受到國際矚目的程度。



多次參與賑災行列的景貴師兄（右）。

慈濟在此次援助宏都拉斯救災行動中，與國際救援組織及宏國本土的慈善組織有了很好的互動與學習，透過彼此的瞭解與認識，對於日後的賑災，不僅有極大的助益，甚至慈濟也開始有能力為其他救援組織提供援助，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首先是與泛美衛生組織的合作。前往宏國勘災的慈濟人透過該國衛生部瞭解到當地有一區域性的組織稱為「泛美衛生組織」（簡稱O.P.S.），類似於國際衛生組織，不過它是屬於企畫單位，並不若慈濟的急難救助方式。然而因為它在此方面的長期經營，當慈濟決定協助宏都拉斯進行全面災後消毒及防疫工作，需要購買大量的消毒設備與器材以及在藥物與設備的採購、估價、規格與尋找適當的廠商時，泛美衛生組織給予慈濟極大的幫助與建議，省卻不少擔心廠商漫天開價等的人力與物力；而泛美組織也在與慈濟互動當中，相當肯定慈濟救災的務實精神。

過去，慈濟援助非洲盧安達時，曾與法國的世界醫師聯盟(MIC)合作，受到該組織極大的協助；例如醫師與藥物的調動方面，效率十足。因此，當宏都拉斯賑災人員在勘災告一段落後，於宏國機場巧遇從西班牙來的世界醫師聯盟，才知道他們本計畫在宏國的東北方進行長期援助方案；風災後，立刻變成緊急救援。他們在宏國東北方也遇到相同的問題，亟需控制登革熱與瘧疾的藥物及消毒設備。風災後，日本雖曾派遣自衛隊前來進行消毒工作，那是目前宏國唯一的災後消毒防疫工作；但是工作完後，日本就將所有消毒設備帶回去了。慈濟由於是首度將消毒與防疫的器材設備捐贈與宏都拉斯的慈善團體，有這方面的經驗，便可協助世界醫師聯盟在消毒器材方面的採購。這是慈濟在國際賑災上第一次有能力來援助其他慈善組織。

此外，在與宏國當地的慈善團體互動上，由於台灣目前所募得將送往

宏國的二十三個舊衣貨櫃，必須尋找當地具有公信力與共同理念的慈善團體，協助將舊衣落實發放在全國每一個需要的鄉鎮，勘災人員為此走訪了該國三個慈善組織團體。

首先是宏國第一夫人瑪莉亞所組成的瑪莉亞基金會。勘災人員在走訪各災民收容所時，便聽到收容所的經理表示瑪莉亞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曾來關懷過。經過勘災人員進一步的瞭解，發現此基金會通常都是第一夫人來視察某孤老院後，便會留下一些物資，執行能力較弱，屬於贊助單位。

其次是當地的紅十字會。對於哪些地方需要舊衣的資料，紅十字會有十分詳盡的資料可以提供給慈濟；然而紅十字會承擔了災後極大的糧食補給部分，是否有餘力支援慈濟運送舊衣至全國各地，尚是個問題，也無此預算。

不過，紅十字會表示，如果與慈濟合作運送舊衣的話，慈濟必須考慮

到內陸運輸的交通費；他們也表示，如果紅十字會的卡車有空檔，慈濟只要付油錢就好了。

最後則是宏國當地的天主教會。由於宏國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會在該國歷史相當悠久，也深入民間。慈濟勘災人員在探訪天主教會時，一進門看到他們牆上掛著德雷莎修女的相片，便倍感親切。特別是在交談的過程中，天主教會一再表示，服務窮人是他們的天職，有人願意來發放捐贈物資，天主教會就有使命將他們的心願達成，真正地令老百姓受惠。

他們尚且表示，能夠協助慈濟去完成一項親手布施的活動，是他們倍感光榮的使命；並表示將幫助慈濟人到各收容所去發放，該教會也可以提供場地給慈濟，讓我們的勘災人員相當感動。

天主教會的後勤能力相當強，全國共分七個教區，他們表示，慈濟只

要將二十三個舊衣貨櫃運抵宏國南部的港口，其餘後勤工作可以全部代為運送，只要慈濟定下時間來。

這些與其他慈善團體組織互動的美好經驗，讓勘災人員對於慈濟未來的國際賑災，更具信心；也透過在此災害蔓延的時刻，更見人性的光輝與溫暖。

## 陳竹琪 (大愛電視台記者)：

短短六天的行程，看過了前所未有的滄桑，也醞釀了一份無以言喻的感觸。勘災的每一個腳步，都在為災民尋生機，都在為慈濟寫歷史。我們只不過有幸在歷史的洪流中成為給予的一方，又怎能沾沾自喜？

多明尼加，一個早已從歷史課本遺忘了的國家，居然活生生的出現在我眼前。因為勘災的因緣，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我和慮榕、濟捨、濟覺及許愷尹師姊等慈濟志工在美國洛杉磯初次見面，加上攝影記者高新鋒，就這樣六人小組進入加勒比海的热情國度——多明尼加，進行喬治颶風的勘災行程。

勘災之於我，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經驗。半個月前上人問我：有沒有參加過慈濟的勘災行程，我說沒有，上



堅守記者崗位，詳細報導災情的竹琪師姊（左二）。  
（攝影／朱台柏）

人問我願不願意去勘災，我毫不考慮地滿口答應，心想，先答應再說。沒想到真是「有願就有力」，勘災任務從天而降，硬著頭皮就啓程了。但坦白說，飛機剛抵達多明尼加的首都聖塔多明哥，我當場後悔。溫度計顯示攝氏三十六度，機場外是烈焰當空，機場內的廁所居然沒水、飲水機裏石灰多過開水，揮汗等待通關的當兒，心裏默默盤算著，在這裏待上六天，回去肯定脫了一層皮。唉！既來之則安之，誰叫我「有願就有力」呢！

加勒比海諸島國，原本是著名的觀光勝地，雖然並非富麗堂皇，但小島上的海洋風光與熱帶風情，卻經常為人津津樂道。然而因為喬治颶風比我們早一步到訪，使得眼前的多明尼加，盡是風災過後的狼藉。不過除此之外，在當地看到的些許問題，卻比風災更要來得發人深省。

我們在一個叫「拉羅馬那」的城鎮，看到了人間煉獄。

這裏原本是一個大型的公有垃圾場，幅員遼闊，開車繞行也需花上十

五分鐘。一般的想法中，這裏應存在著一座座的小垃圾堆，可是不然，因為這裏住了數以萬計「撿垃圾的人」，所以垃圾早被撿光了，而形成一片平地，隨著高溫蒸發，殘餘的垃圾發散著陣陣腐敗的酸味。居民多到連政府也算不清，他們都是來自鄰國海地的非法移民，沒有能力購屋，也沒有工作，就這樣在垃圾場內搭起違章建築，一住好幾個年頭，名副其實地成了住在垃圾堆裏的人。

一大片垃圾場，地上盡是碎玻璃，小孩卻個個赤足走著；晦暗的屋裏，上百隻蚊蠅螞蟻佔地為王，似乎和人類和平共處。剛來了一堆新的垃圾，一群人蜂擁而上，找食物也好、日用品也好，垃圾像礦藏一樣，不到幾分鐘，小山丘又被瓜分一空。垃圾堆中有一灘死水，黑得見不到底，大人小孩卻在這兒洗澡，潑在身上的污水不知帶有多少細菌。仔細一瞧，污水旁竟還躺了兩具小豬的屍體，緊鄰著的母豬在喝同樣的一灘水。方圓三

百公尺的水窪，人畜共享，何等無奈；同一個太陽下，地球的另一端，竟有人過的是這樣的生活。

我到過幾個熱帶國家，她們共同的特色是民風淳樸、熱情，生活步調悠閒、愜意；但在這種氛圍的背後，卻也習慣於慵懶、散漫。喬治颶風過後，許多人家園盡失，傾刻間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政府設立收容所讓他們短暫居住，但難民們卻不願也不曾想過家園重建的問題。他們不去找工作，全家人都靠每天一次的食品發放；雖然收容所有限，空間不大，環境也不好，但他們寧願就這樣過下去，甚至出現霸占收容所的情形，使得那些臨時充當收容所的教會、學校都停擺，學生們無處上課，教友們不能作禮拜。政府眼睜睜看著亂象環生，難民越來越龐大，國家生產力急速下降，卻也苦思不出解決之道。

另外有個叫波羅的小鎮，住了一百三十七戶居民，他們同時在颶風過

後成了難民，整個村子被土石流和風雨滅頂，大家於是住在收容所裏成了一家人，已經分不清誰是誰家的孩子。每個小身軀都頂著一個大肚子，是營養不良產生的腹水，亦或是衛生堪虞滋生的蛔蟲，誰也不知道。難民們罕見訪客，於是勘災團的六名成員立即成了矚目的焦點，一雙雙烏黑的大眼友善地打量，還夾雜咕嚕咕嚕的西班牙語。我們表明來意，希望看看他們的房子受災的情況。忽然間，全村的人都往同一個方向走去，有人在前面帶路，有人在後面保護，六個人夾在中間，往一戶村民的家裏勘察。沒想到看完一戶，全村又熱情地帶我們往另一戶；就這樣，我們不忍拒絕地領受了這份心意。災民們忘了我們是訪客，竟挽著我們的手，埋怨起政府的現實：這裏算是多明尼加的窮鄉僻壤，只有選舉前夕才會有人造訪，為的是拉選票；然而風災來的不是時候，距離選舉還遠，村民就不值錢了，事發一個月，政府不聞不問，更談不上任何物資補給。難民們幽幽地說，

我們被政府遺忘了。

六天五夜的勘災過程中，最令我動容的是多明尼加的台灣人。

在此之前，多明尼加沒有慈濟委員，甚至沒有人認識慈濟，可想而知的是，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如果沒有人接應，將是舉步維艱，更別說要進行勘災了。然而上天總是讓有心人有志竟成，一股腦間，竟出現好幾位龍天護法，讓我們的行程既順利又圓滿。

首先是一位旅居多明尼加長達十年之久的台商夫人，成了慈濟勘災團的先遣人員。因著地利之便，這位太太將當地受災的資料先行整理，並親自到重災區實地勘察一次，待勘災團成員抵達時，所有的行程、食宿及相關後援工作，都由她為我們打理妥當。其次，中華民國駐多明尼加大使館，也因著這次勘災的因緣，和慈濟培養良好的默契和合作關係。大使館祕書是一位法學文學雙博士，在勘災行程中開著自己的車，充當我們的司

機，每天開上近十個小時面不改色；大使館參事在通關和事務協調工作上，給予我們必要的援助。更感人的是，當地有許多台商眷屬都急於想成為「慈濟人」，急於像慈濟人一般，貢獻一分自己的心力。只要和他們談到慈濟，他們立刻就問：我現在該怎麼做？甚至談到深夜兩點還欲罷不能，語未歇、人未倦，看著他們眼中的神采，心想著：若他們能恆持這份初發心來做慈濟，那麼說不定我們很快就有「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了！

短短六天的行程，看過了前所未有的滄桑，也醞釀了一份無以言喻的感觸。勘災的每一個脚步，都在為災民尋生機，都在為慈濟寫歷史。我們只不過有幸在歷史的洪流中成為給予的一方，又怎能沾沾自喜？會不會我們上輩子也是善心人，積了累世福報，在轉世輪迴中生在富裕之島，在百千萬劫中遭遇了慈濟。

# 陶凱倫

(大愛電視台攝影記者) :

我的心中吶喊著，淚水狂奔著，為什麼人世間會有這麼大的差異？誰可以告訴我，人世間為何要有這麼多的不平等？人生為何要受這麼多的苦難？

國際賑災對我來說，一直是視為畏途，一來放心不下家中二老及妻女，二來工作時間難以掌控及隨行器材甚為笨重，所以一直能推就推，最好不要出國。

但這次賑災，因公務需要，我還是成



負責攝影大任的凱倫師兄。

行了。十二月三日一早，會同美國地區第一批的師兄姐從紐約到多明尼加，再從多明尼加的機場到下榻的飯店，一路上只見四處正在進行復建工作。

五日，我們一行車隊奔馳在往波羅的路上，不料途中竟爆胎了，這突來的狀況令大家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畢竟四面烏漆抹黑的，要上哪去找修車廠？司機試著用千斤頂想將車子頂高，但因載貨太重，而無法頂起。有人提議將部分的米搬到其中一輛較空的貨車上，以減輕重量。「好！就這麼辦！」只見黑夜中大夥又開始搬了起來。星星的位置稍稍地移動了些，師兄們正和時間賽跑著。

「好了，車輛繼續前進，這輛車留一位師兄下來，等修好後再趕上來！」米竟在短短幾分鐘內搬上了另一輛貨車，而且是疊得整整齊齊的。

照理說，慈濟人應該和宏都拉斯無關聯的，但我們的腳步來到了這

裏，到處充滿著令人無法想像的景象，若非親身來到，很難感受現場的震撼。但是宏國民族的樂觀天性，卻讓你不得不佩服生命的偉大與尊嚴。

為了趕辦海關的貨物提領，一行人來到了市區內，所到之處充滿了異常的味道——腐敗的東西、人的汗臭以及排泄物。映入眼前的是一群又一群的小孩，在到處兜售你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買的東西，更直接地就是向人乞討。我心中陣陣痛楚，湧現「為什麼？為什麼？這些小朋友做錯了什麼？」想到家中二個寶貝女兒，為什麼她們有這麼大的天壤之別？不斷地在搜尋答案，一個一個的小朋友印入我的腦海，一雙又一雙的眼神和我交會著，他們的眼神好像在向我訴說著什麼！

九日，帶著臨時採購的物資，由兩位警官帶領著我們，一路來到了昨天在報上所看到目前最嚴重的地區Mogocha。那是在郊區的一處山上，遠遠地就可看到一片平緩的山坡，無家可歸的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布棚裏。

「凱倫，那個小朋友沒有穿衣服！」「那裏也是！」「這裏也是！」珮瑩不斷地在我身旁喊著，我的內心也跟著在哭泣，這些小朋友到底做錯了什麼？「凱倫！哭聲從哪裏出來的？」突然我和珮瑩被一陣陣的哭泣聲所迷惑，因為四下無人，而聲音是這麼清楚。我快步搜尋，就在身旁的紙板下，找到了一個小女孩躲在裏面，而我差點不經意地就往紙板上踩過。「不，拜託妳不要再看我了……」我的心中吶喊著，淚水狂奔著，為什麼人世間會有這麼大的差異？誰可以告訴我，人世間為何要有這麼多的不平等？人生為何要受這麼多的苦難？

在宏都拉斯的首都機場候機室內，窗外映入眼簾的是 *Mount* 的山坡；小女孩的眼神彷彿就在我眼前，但我不確定小女孩還好嗎？下次再來時能再見到她嗎？

# 吳旬枝

(慈濟基金會祕書處公關組組長) :

不知是不是每一位第一次作國際賑災的人，都會有著同樣不忍離去的心情？在往機場的路上，心中有著強烈的衝動要留下來，希望能為這群千里外的朋友們盡些心力……

到國外賑災，一直是我所嚮往的。然而放心不下家裏，還有自己生活上累積太多的惡習，怕出去不但不能幫助災民，反



旬枝師姊親切地與小朋友們問候。

需被隊友賑濟，耽誤了大家的進度和行程，才是我最怕的！

雖然如此，在得知我們將前往中美洲賑災時，我仍表達出我的意願。

一方面是希望能親身去體驗慈濟人作國際賑災的精神，而不再只是聽、聞、看第二手資料；再則學了七年的西班牙文一直是我的最愛，雖然過去五年我只用了三、五次，該忘的都已忘光，但未曾改變我對它的喜愛；加上總覺得與中南美洲有著不同的因緣，因而對於這次的前往，我是毅然決然的。

雖然喬治颶風已過數週，在機場往旅館的路上，四處仍是滿目瘡痍，還有興建至一半，目前已停擺的道路工程。而途中經過的貧民區兩側，除了殘破不堪的房舍，其中有著幾間擺有零星貨品的小雜貨鋪，以及未鋪上柏油的泥土街道、成群成堆的蒼蠅和垃圾，就再也數不出任何東西了。

在將物資打包的過程中，我們分享著慈濟的點點滴滴及僑民的移民心

情。在適當的時機，我們不忘提醒，慈濟給災民的除了實質的物資米糧，我們送的更是滿滿的愛心和用心。於是慢慢地，僑民志工們瞭解到要用心地把每一包米和麵條放平、放正，也知道米糧在搬運過程中必須小心輕放，以免災民領到的是斷了的麵條或破了袋子的物資。

第一批分裝完成的物資搬運上車時，時間已過中午，但我們仍堅持在工人未離開前，我們不先用餐。雖然這是他們的工作，但我們仍需感恩他們的犧牲時間，才得讓我們的賑濟物資得以及時上車，我們又怎能在別人為我們付出的同時，坐在一旁大快朵頤呢！

在這幾天與僑民志工互動的過程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們的感動。在分裝打包時，好幾位已多年未見的好友，因為這次的賑災活動，又再次聚集在一起。久居中美洲的華僑，由於當地遲到一、兩個小時是很普通的事，住久了人也未免入境隨俗；但此次的整個活動，他們每一位都非常準

時，讓我們可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認真與誠懇。

山區的居民生活雖然窮困，但仍是熱情、開朗、好客的。由於義診和發放位在不同地點，為了傳遞雙邊的訊息，我獨自一人往返於兩邊的道路。居民知道這穿制服的小姐是來發放的，不但一群人熱心地指引我方向，親自接送我往返，還熱情地送我花和芭樂，又高興地過來抱抱我、摸摸我。在這裏，貧困的生活並不影響居民的純樸和單純；反而是我這生活在文明社會已久的人類，在看多了美國片後，對黑人有著刻板印象的恐懼，剛開始還為自己的安危擔心，忘了「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的教誨。

若不是因為賑災，我想此生我實無機緣親眼目睹以垃圾維生的居民生活，附近城市收集來的垃圾，就是他們生活的一切資源。我們抵達發放現場時，居民早已排列整齊等待發放。看著許多年輕的媽媽懷中抱著一個娃

娃、手上牽著幾個孩子，苦難寫在每張臉上，不知是什麼樣的業和輪迴，讓同生為人的我們，在生活模式上有著如此強烈的對比？

不知是不是每一位第一次作國際賑災的人，都會有著同樣不忍離去的心情？在往機場的路上，心中有著一股強烈的衝動要留下來，希望能為這群千里外的朋友們盡些心力，尤其是在教育的部分。誠心祈禱，希望慈濟五百萬會眾的祝福，帶給他們的除了實質的生活物資幫助之外，還有無限的願力和希望。

# 楊倩蓉

（慈濟月刊記者）：

及至走入人群當中才驀然發現，自己一個笑容所獲得的回應，卻是災民給予你十倍以上  
的熱情。

未到中美洲採訪

前，我對於多明尼加與宏都拉斯充滿了想像，想像著它的貧窮、瀰漫著傳染病的疫區，與飢餓不堪、愁容滿面的災民。到了之後，我發現自己錯得離譜！

如果不是因為在慈濟擔任採訪工作，我不可能會繞過半個地球到中美洲去親身走一遭；也慶幸因為慈濟給我的因緣，讓我見識到了遠在地球另一邊遙遠的國度裏，一群單純熱情的人民。

讓我重新思考的是，經過文明洗禮的我，來到災區，面對這些災民



纖瘦的情容師姊抱起賑災物資，毫不含糊。

時，卻彷彿穿了一件文明的防護衣，不敢面對原始的單純與接觸。起初看到一大群黑壓壓的災民湧來時，心裏即刻產生防備的反應；及至走入人群當中才驀然發現，自己一個笑容所獲得的回應，卻是災民給予你十倍以上的情。

我不斷地自責與懺悔，人們對於不熟悉的事物總是心存畏懼的心理，災民的單純卻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出自己過於複雜的心思與多慮。當我詢問他們需要什麼時，除了維持生命的食糧外，他們別無所求；然而，當他們擁有一樣東西時，他們會驕傲地展示出來，彷彿天下至寶一般，讓你看得到他們的珍惜。

在前往中美洲，於紐約轉機的停留時間裏，因為正逢聖誕節日的來臨，市容一片喜氣與熱鬧，父母牽著孩子齊觀賞花花綠綠的世界。然而來到了中美洲，看到這些窮困地方的父母，因為無錢讓孩子有遮風避雨的地

方，只得用撿拾而來的破報紙，包裹著初生嬰兒。在荒煙蔓草的臨時避難地方，蚊蟲叮咬了幼兒全身，這些父母一樣痛在心裏，卻苦於無能為力！

然而，即使貧困到了身無一物的地步，不知是否中美洲人民天性使然的因素，在這些災民的臉上，很少看到愁苦的臉龐。當師兄姊在發放的現場，帶動災民一起活動時，他們快樂地舞蹈起來，甚至頗有生活情趣地在空蕩蕩的鐵皮屋裏，點綴著野花的芳香。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再也簡單不過的事，即使不知明日食糧在何處，依舊平靜度日。

聖誕節對於這些災民來說，並不具任何特殊的意義。當全球其他國家熱切地期盼聖誕節平安夜的到來，好享用一頓豐盛的美食大餐與互拆禮物的喜悅時，我想，對於這些災民來說，今晚得以溫飽才是真正的平安夜。

# 陳月女

(慈濟基金會宗教室秘書)

## 孩子的天空

風雨前，純樸、簡單的生活已習以為常，半碗米飯、一片玉米薄餅，是甜美的回憶；一件陳舊寬大的衣裳、一雙泛黃的鞋子，是夢中的期盼。不奢求迪士尼的米奇玩偶，不嚮往麥當勞的薯條漢堡，只希望能守著片瓦，守著親愛的爸媽和手足，祈願一切平安。



「孩子，來來來！」月女師姊親切地招呼災區小孩。

聖嬰、颶風帶來了恐怖的夢魘：風，千軍萬馬的怒吼；雨，排山倒海的咆哮。橋斷了，路毀了，山也崩塌了；父母胼手胝足建立的家園流失了，小小玩伴及親人，一夕間不再相見。好可怕，好可怕，天公爺爺生氣了！青山公公請息怒，我們真的不奢求舒適的住宅；綠水婆婆也請息怒，我們真的不嚮往漂亮的衣裳。只希望能守著好山好水，守著親愛的爸媽和手足，祈願一切平安。

## 印加的小勇士

祕魯 *Chielajo*

又到了數年循環一次的「聖嬰 (El Niño) 年」，聽大人們一再的提

起。仰頭問媽媽：El Niño 西班牙文即名之為耶穌基督，而耶穌是上帝之子，應該是個愛護大人小孩的好人吧！

爸爸忙著打零工掙錢養家，媽媽為了照顧嗷嗷待哺的孩子群，沒有人回答我的好奇。而大雨小雨從去年聖誕節左右起，不斷不斷地下，往學校的路淹了水，同學們都覺得好玩，因為有了藉口可以偷懶。

雨，愈下愈大，愈來愈密集，怎麼辦啊？爸爸憂心忡忡，失去打零工的機會，三餐哪有著落。媽媽的脾氣變大了，因為一家人的衣服總是溼答答的，她有擔心不完的事，弟妹都不敢煩她。

年初，天氣更糟了，聖嬰像一個張牙舞爪的魔鬼，讓雨下得令人厭煩及心慌。洪水沖毀了堤防，沖毀了爸爸辛苦為我們蓋的土磚屋，這個搗蛋鬼還不識相的讓我們失去了教室。一夕間，一無所有了，媽媽為米糧、衣物而皺緊了眉頭，爸爸更是愁容滿面。

沒水、沒電，弟妹們沒有東西吃，怎麼辦？爸媽也一愁莫展。還好，政府緊急在黃土飛揚的地方搭了草蓆屋，讓社區暫時有一遮風避雨安身之處。然而，此次水患大而廣泛，許多災區的小孩比我們更可憐，所以政府也僅能在公共食堂一天供應一餐的米飯。僧多粥少，怎麼過日子呢？

大雨，好不容易停了。太陽公公卻漲紅著臉，火辣辣地烘烤原本就貧瘠的黃土。忽冷忽熱的天氣，妹妹跟許多人一樣生病了。餓肚子加上眼睛痛，妹妹不停地哭；赤著腳抱著她，看著天空盤旋的禿鷹，心疼得想哭。「印加的男孩，是堅忍不落淚的勇士。」媽媽說。忍著飢寒，吞著眼淚，不能讓爸媽及玩伴看到我的脆弱，我是太陽神之子，是印加的後裔。

五月，媽媽的臉上突然出現難得的笑容，左鄰右舍不知為什麼，也有一分淡淡的歡喜的氣氛。據說，有一群身穿藍上衣、白長褲的黃種人在神父陪同下，一家家關懷災民的吃住、健康問題。他們是來自美國的慈善機

構，總部在好遠好遠的國度，一個叫做「TAIWAN」的小島。連爸媽都不知道這個小島到底有多遠；只知道這群外國人，臉上總是帶著美麗的笑容，給人信心與希望。隔壁家的小弟弟還說，最棒的是他們像是神父所描述的聖誕老公公，會變出甜美的棒棒糖哦！

妹妹的眼睛更不舒服，還是不斷的哭，牽著她的小手，告訴妹妹再忍一段日子。七月中，紅十字會的叔叔阿姨們已通知了好消息，那群著藍衣白褲的人會再回來，並帶來米糧及醫藥。有了希望，爸媽的眉頭舒展開了些，我更是滿心的期待……。

## 朵朵白雲在心中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

每天的午后，垃圾車來時，哥哥、姊姊會呼朋喚友一起去找尋可使用的東西。好想跟著去探險，但是媽媽說，天氣熱，垃圾在焚燒，我太小了，不能去。

真的好想去，每次見到隔鄰的小哥哥有車車可以玩，住在前面的小妹也有缺了腿的洋娃娃一起陪伴，好羨慕、好羨慕。鄰居的阿姨們更是厲害，大至蓋房子的鐵皮、木板，小至舊衣、舊拖鞋，都可以從垃圾山中變出來，它像座寶庫。

我的家好簡單，是爸媽在垃圾山回收的塑膠板、木條及幾塊鐵皮搭蓋起來的。雖然沒電，水要用錢買，但是爸爸打著零工，至少三餐還有粗茶淡飯。媽媽說，孩子要知足哦！比起附近從海地來的家庭幸福多了，我們有根，不用流浪。

九月中，天氣非常悶熱，雲兒黑沉沉貼在海面上，聽大人說，又有颶

風要來。

多明尼加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每年夏天都有二至三個颶風光臨，大家都習以為常，颶風有時反而帶來充沛的雨量。

在大人們沒有警戒心時，「喬治叔叔」颶風竟然來勢洶洶地猛扣拉羅馬那的大門，攪得海水翻了天。大風把許許多多的樹兒連根拔起，也吹走爸爸好不容易拼湊的家；雨更是肆無忌憚的狂灑，讓山上的白石塊，像河水般到處流竄，沖毀了果園，也帶走了無數人的生命。

好可怕的夢魘！大人說，這是十九年來最大的颶風。狂風驟雨沖走成堆的垃圾，沖失了許多人一生的家當，使得原本貧窮的垃圾山居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媽媽臉上失去了慈祥的光彩，爸爸為我們的未來而憂慮，爸媽也為了三餐而爭吵。孩子們只能光著身子，挨餓受凍。

午後的雨，不因人們的愁苦而停歇，我和玩伴們只能在泥濘中，走向

垃圾山與豬和小狗兒比賽，看誰有本事找到一點希望。原本夢中的寶庫——垃圾山，只剩破損不堪的鞋子、紙張、雜物，及滿地的破碎玻璃，難怪媽媽會禁止小孩來。

十一月初，爸媽的心開朗了些，因為有官員帶著數位身穿藍上衣、白長褲的人來瞭解災情。他們像可愛的天使，給我們棒棒糖，摸一下我們的頭，親切地關懷。當他們探訪住家時，我們好奇地緊緊跟隨他們，每個人還是笑容滿面。媽媽說：他們像聖母瑪利亞，給人歡喜；我覺得他們像天邊朵朵漂亮的白雲，帶來希望。

「TAIWAN (台灣)」在哪裏？「TZU-CHI (慈濟)」是什麼？媽媽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跟隨藍衣白褲一起來，會說我們聽得懂的西班牙語的年輕爺爺表示，他們有的人住在美國，有的住在海的另一邊，那是一個美麗的小島。這個島雖然比多明尼加還小，卻因為有TZU-CHI，是個「愛心

存底」最高的國家。

好神奇哦！距離不到一個月時間，那群藍衣白褲的瑪利亞回來了，據說會帶給大家米糧和毛巾被。五日晚上，媽媽要小孩們早點睡覺，明天要給我們穿家裏最漂亮的衣服，去參加盛會，領回一家人的希望。躺在爸媽身邊，興奮地睡不著覺，只期待天快點兒亮……

## 希望在遠方

宏都拉斯首都德古斯加巴 Mogote

德古斯加巴是個可愛的山城，我們的家原本位於市區的河岸，有山有水，小孩擁有快樂自由的天地。爸媽和社區裏的大人們一樣，大都在露天

市場賣蔬菜、水果及日常用品為生，我們的生活非常簡單、純樸。

河流雖小，卻是小孩放學後，遊玩的好地方。河水雖不是很清澈，媽媽還是喜歡與鄰居的阿姨們在那兒洗衣服，清洗家具，一起話家常。日子是閒散的，生活步調雖緩慢，但我們都像一家人，知足快樂。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是一個黑暗恐懼的星期，周遭一切事物都改變了，許多小孩的童年也隨著消失了。密契颶風是個三頭六臂的大魔王，發出雷霆萬鈞的威力，暴風雨席捲全國，讓所有大小河川水位暴漲，橋斷了，路基流失了，農作物嚴重毀損。山崩地裂，大地柔腸寸斷，造成宏國有史最大的天災。

山河發出萬馬奔騰的怒吼，爸爸辛苦蓋在河邊的房子被洪水沖走了，學校也浸泡在水裏，好多好多人被土石流掩埋，或順著山洪流到大海不見了，只有「悲慘」兩字可以形容。天公爺爺為什麼要生這麼大的氣？爸

爸歎氣地說：「人心太貪了，一再向河岸及山坡爭地，難怪它們會暴跳如雷，反撲連連。」

玩伴不見了，家也沒有了，怎麼辦？災後，來了許多國際救援組織，但是他們只注意到市區內大收容所或其他城市的災區。我們被遺忘了，只好移居到Mogote山腰處餐風宿露。兩片塑膠布搭在一起，或是幾塊木板，乃至於薄薄的紙箱，就是一家人的避難所。

整個首都滿目瘡痍，許多地方還是充塞著污泥，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屍味，大禿鷹不厭其煩的盤旋。天涼了，山上更冷，沒水、沒電，缺衣缺糧，爸媽已想不出一點辦法，我們真的被遺忘了嗎？

今天下午，山腰突然熱鬧起來，有美國的白人來，也有幾位穿藍衣白褲的人來，他們還扛著一袋袋植物油、玉米粉、糖等放在村幹事的帳棚裏。藍衣白褲的人與我們說著不同的話，好奇怪哦！

穿藍衣白褲的人真的好奇特，偷聽他們耐心地與村幹事詳談，希望深入瞭解我們的困境，還介紹他們是「TZU-CHI」——來自美國和萬里之遙的台灣的慈善團體。他們還將半山的所有小孩集成圓圈排排坐，給每人棒棒糖時，一一向大家說「葛拉西雅絲」（謝謝之意），真的沒看過這麼美麗的人，一直帶著歡喜的笑容。

隔兩天，又來了兩個藍衣白褲的男生，遠遠望去，好像兩朵輕快的白雲，令人歡喜。我知道他們是真誠地關心，我知道我們的希望寄託在遠方

藍衣白褲的人真的來了！

來自美國各地，

來自好遠好遠的 TAIWAN;

帶來了雪白的米、飽滿的豆豆，

有麵條，有糖，還有禦寒的毛巾被。

感恩的是，

您們用尊重的心，

帶給受驚嚇的孩子愛與希望。

感恩您們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TZU CHI FOUNDATION

我們會將藍衣白褲的「TZU-CHI」深記腦海，

將這份愛化爲力量，

守著一片天，

守著青山和綠水。

期待自己快快長大，

好傳遞您們的大愛，

帶給更多人光明和希望。

TZU CHI FOUNDATION